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

安亚伦¹，段世飞²

(1.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875; 2.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084)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赋予了汉语国际教育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使命,但是目前国家推广汉语国际教育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尚处于摸索阶段。为了更好地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根据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现状与特点,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具体对策应该是:汉语国际教育应该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方针;完善孔子学院的立法与制度建设;积极探索新的汉语教育模式;坚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汉语国际教育;孔子学院;中外留学

中图分类号: G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24(2018)06-0045-08

2013年,习近平主席借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提出共同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进一步带动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此倡议强调,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与欧亚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实现各国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上的互惠互利”^[1]。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首先需要语言铺路搭桥。汉语言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共计65个国家(其中东亚2国、东南亚11国、南亚8国、中亚8国、中东16国、东欧16国、独联体4国)的传播历史源远流长。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经济地位显著提高,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兴起。在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培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泰国更是把汉语列为第一外语。面对持续升温的汉语热,我国国家汉办与孔子学院总部每年投入十余亿资金用于创办海外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育文化活动,培养海外汉语教师与志愿者,进行汉语水平考试创新,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形势乐观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全球化文化竞争背景下,推进汉语国际教育发展仍存在诸多的复杂性。本文将从我国汉语国际教育推广体系出发,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教育

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对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对策进行研究。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推广体系

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主要是由政府主导、各省级管理机构在政府统一指挥调度下通力配合完成的。为响应“一带一路”的总体部署,中国教育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汉语国际教育与推广管理体制,各省市、高校也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和政策,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交流合作。

1. 政府设置的汉语国际教育机构及政策

现阶段,中国政府设置的汉语国际教育与推广机构主要有: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国家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责为:支持各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制定、完善和推广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选派和培训出国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开发和实施

收稿日期:2018-04-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政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重大项目“扩大来华留学政策研究”[17JJD880005]

作者简介:安亚伦,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段世飞,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汉语水平考试;指导中国孔子学院总部建设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桥”系列比赛等重要活动^[2]。国家汉办与孔子学院总部合署办公,直属教育部管理,为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提供管理体制方面的保障,在汉语国际教育推广方面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面对“一带一路”新形势,2017年孔子学院总部首次推出“孔子学院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会论坛,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深入调研后,起草《孔子学院发展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并适时修订《孔子学院章程》(简称《章程》)^[3]。通过制定《行动计划》和修订《章程》,推动孔子学院持续优化全球布局,稳步扩大办学规模,不断提升办学质量,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外友好合作大局。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要负责拟定侨务工作政策与规划、负责指导和推动涉侨宣传、文化交流和华文教育等工作。近年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出台多项政策,促进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2013年,国侨办正式定稿《华文教师证书实施方案》,从专业标准、测评体系、操作流程等方面对华文教师证书颁发进行完整的设计,对加强海外华文师资建设、推进海外华文教育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6年,国侨办编制《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6—2020年)》,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倡议为主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国侨办已启动或完成了面向菲律宾、柬埔寨、印尼、泰国、缅甸及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7套“本土化”教材的编写工作;共邀请了泰国、印尼、老挝等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3200名华文教师来华培训;向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等6个“一带一路”国家派出18个讲学团,培训华文教师5500人^[4]。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是一家专门为海外华文教育事业服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该基金会以弘扬中华文化、发展华文教育事业、促进文化交流为宗旨,在多渠道募集资金、弘扬中华文化和语言方面担任着重要的角色^[5]。《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秘书处2018年工作要点》指出,2018年,基金会工作重点是募集资金,服务国家侨务工作大局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人才;加强与有关单位合作,用好“一带一路”专项基金,设立奖助学金,资助“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华裔学生回国深造^[6]。

文化部设立的中国文化中心,旨在加强与海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与海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中国现已在海外建有35个文化中心,负责不间断地举办各种汉语教学、汉学家交流、艺术展览、文

化演出、文体比赛等活动,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和当代社会生活^[7]。2017年,文化部公布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简称《规划》)提出,到“十三五”期末,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总数达到50个。《规划》指出,要大力推动国际汉语和中国研究的发展,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8]。

2. 各省市和高校出台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政策

除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汉语国际教育推广体制,各省市和高校也纷纷出台特色政策,推动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云南省提出充分利用与东盟国家接壤的地域优势,依托教育部,在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农业大学设立了“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中文师资,并高度重视利用海外孔子学院增进东南亚学生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了解。2016年,云南与泰国建立了制度化的云南—泰北合作工作组,共同举办了“滇泰教育合作交流活动”,互相支持开展语言教学,深化双方的教育合作交流^[9]。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省出台《福建省教育对外开放“十三五”发展规划》(简称《规划》),依托福建省内高校,成立“新海上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与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共同打造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新增中外合作办学10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100个^[10]。《规划》明确制订了国际汉语推广计划,要在海外新建2所孔子学院和6个孔子课堂,加快国际汉语推广外派教师和志愿者人才库建设,开发各类国际汉语教材,以提高汉语国际教育的针对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充分发挥与中亚、中东的窗口作用,凭借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吸引力,打造中亚“一带一路”教育核心区。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七国51所高校设立了“中国—中亚国家大学联盟”。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中亚国家高校合作建设孔子学院7所,孔子课堂、教学点和汉语中心达70余个,逐步成为周边国家培养汉语国际合作人才的重要基地^[11]。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教育发展现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各省市和高校推进的一系列针对汉语国际发展的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背景下,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活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

学习汉语的人数和海外孔子学院的数量不断攀升, 汉语的国际化程度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发展的增长点

汉语国际教育在国内的发展由汉语国际传播的非营利组织和高校主导, 主要依靠汉语教学、汉语考试和汉语师资培训三方面展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 大量的外资企业涌入中国, 催生了各国对懂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的“中国通”的需求。像汉语、中医、艺术、武术等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学科备受留学生的青睐, 他们希望通过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为其国家与中国展开更广泛的合作做好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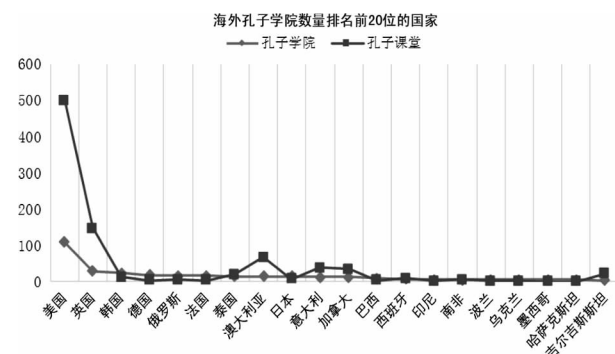
2017 年最新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表明, 2016 年来华留学总人数为 442 773 人, 其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为 207 746 人, 占总留学人数的 46.9%, 比去年同期增长 13.6%, 成为来华留学发展的增长点^[12]。从生源国上看, 来华留学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依次为: 韩国、美国、泰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日本和越南。除美、日、韩三国外, 其余国家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 泰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国家的来华留学人数增长率均超过 10%^[1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迅猛发展不仅满足了世界各地人民学习汉语的需求, 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人才, 还进一步带动了世界汉语学习及中国文化的传播热潮。

除由高校承担的汉语国际教育外, 国内目前专为海外人士设立的国际学校也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国际学校招收的学生是以来华人员随行子女为主的外籍非留学人员, 并为他们提供正规的汉语国际教育。随着来华定居和工作的外籍人员数量逐步增加, 国际学校的汉语教育无疑是一个具有巨大开发潜力的市场。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规模有所扩大

与国内汉语国际教育市场相比, 海外的汉语国际教育市场规模更大。其中, 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汉语言文化传播机构, 已经成为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带动中国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平台。自 2004 年第一家孔子学院挂牌以来, 历经短短数十年的时间, 孔子学院不仅做到了“走出去”, 还发展成为当今人文交流与国际教育合作的典范, 被海外诸多媒体誉为“迄今为止中国出口的最好最妙的文化产品”^[13]。

尽管孔子学院不是专为“一带一路”倡议而生, 但由于“一带一路”涉及 60 多个周边国家的 44 亿人口, 无论是理念还是实践, 都是“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国内外教育领域的一种话语表达, 是汉语和中国文化参与到全球治理的一种创新型实践方式。2013 年 2 月, 教育部制定《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 年)》, 要求到 2015 年, 全球孔子学院数量达到 500 所, 学员达 150 万人; 到 2020 年, 基本建成覆盖广泛的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 让汉语成为外国人广泛学习使用的语言之一^[1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全球 146 个国家(地区)建立 525 所孔子学院和 1 113 个孔子课堂, 学员总数 190 万人。其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数量达 134 所, 中小学孔子课堂 127 个, 注册学员达 46 万人, 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近 8 000 场^[15]。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 孔子学院和课堂建设较为突出的有: 俄罗斯(孔子学院 17 所、孔子课堂 5 个)、泰国(孔子学院 15 所、孔子课堂 20 个)、印度尼西亚(孔子学院 6 所、孔子课堂 2 个)、哈萨克斯坦(孔子学院 5 所)、吉尔吉斯斯坦(孔子学院 4 所、孔子课堂 21 个)(见图 1)。



资料来源: 孔子学院总部. 关于孔子学院[EB/OL]. [2018-03-07].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图 1 海外孔子学院数量排名前 20 位的国家

海外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现状表明, 东南亚地区仍然是海外汉语国际教育最大的市场。由于历史原因、文化认同和人口构成等因素, 使得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在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方面有许多相近之处。此外, 东南亚地区是拥有华人华侨数量最多的地区, 且各地区均设有有一定数量的华文学校。因此, 汉语教育在东南亚地区覆盖面最广、效果最明显。

三、汉语国际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上述分析表明, 在新背景下, 汉语国际教育在国内外发展势头强劲, 并已取得初步成果。但是, 在新形势下, 依然暴露出汉语国际教育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供不应求问题、“三教”(教师、

教材、教法)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汉语国际教育传播法律法规不健全问题,等等。

1. 汉语国际教育机构在沿线国家布局供不应求

虽然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每年都在稳步增长,但随着当前汉语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对汉语学习的需求十分旺盛。孔子学院、海外华文学校、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等现有的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仍然供不应求,还不能完全适应全球汉语学习的需要。以孔子学院的数量为例,从图1可以看出,截止到2017年底,海外孔子学院数量排名靠前的大多属于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国家。在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有7个,且与美、英等发达国家数量差距较大。在排名前20位的非“一带一路”国家中,孔子学院的数量共计278所,占孔子学院总数量(525所)的53%,而“一带一路”国家孔子学院数量共计57所,占孔子学院总数量的10.9%。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汉语国际教育机构在海外的布局极不平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与发展格局尚不匹配,与汉语国际传播的潜在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2. 汉语教师缺口大、汉语教材“水土不服”

教师问题是“三教”问题的核心,也是重中之重。在汉语师资短缺的问题上,多种渠道数据显示,汉语国际教育人才供给存在较大缺口,且在短时间内难以被填补。国际汉语教师协会称,到2016年,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1.5亿,全球汉语教师缺口量已超500万^[16]。然而,目前的汉语教师供给情况如何呢?2015年,孔子学院组织培训各国本土教师4万人,派出中方院长、教师和志愿者16100人^[17]。迄今为止,全国开设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及硕士专业的高校共计300余所,每年招收人数达到15000人左右。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弥补500万汉语教师的缺口需要至少70年,很多国际中文学校和各地孔子学院仍将面临专业教师数量不足的困境。

汉语教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满足汉语学习者的本土化需求。近年来,汉语教材的种类与规模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我国出版的国际汉语教材种类已经不下3000余种。然而,面对琳琅满目的汉语教材,许多汉语教师却不知如何选择。调查表明,汉语教材的数量并不存在缺口,而是走不出国门,出现了所谓“水土不服”的问题^[18]。国内出版的通用型汉语教材容量较大、内容较难,无法兼顾海外学习者课时少的情况,且难以体现具体国别学习者的社

会环境和文化习俗。由于通用型教材并不一定适合海外汉语的实际教学,国外很多大中小学都在组织教师自行编写本土汉语教材。此外,由于我国高校汉语教师和教材编写者公派留学、访问的占总量的比例很小,对于外派教师和研究人员的资助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这就造成很多对外汉语教师及汉语教材编写者国际化视野短缺,对不同母语环境、文化背景和年龄层次的学习者的教材编写缺少多元化意识,无法满足汉语学习者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3. 汉语国际教育服务产品资源配置方式单一

汉语国际教育服务应该有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三种资源配置方式。但从目前国际汉语教育服务产品的资源配置上看,三种配置方式变成了一种配置方式,主要由非营利组织和高校提供汉语国际教育相关产品与服务。资源配置方式单一,民办教育机构和企业在市场上生存空间较小。孔子学院作为政府主导型的非营利组织“一枝独秀”,使得政府公平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失效,企业和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行业垄断在所难免^[19]。比如,“三教”问题中汉语教材的问题。由于汉语教材属于反映汉语教学市场消费者偏好的产品,本来完全可以由其他出版企业提供,以实现汉语教材产业的规模化,有效解决汉语教材品种及教材本土化问题。如果只能由孔子学院这样的非营利组织提供这类产品,就会出现所谓的行业垄断。这样有悖于汉语国际传播的市场规律,也不利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由于企业不能有效进入国际汉语教育服务领域,无法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职能,造成非营利组织缺少竞争,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官民两重性”和“官商两重性”,必然导致资源配置和供给方式低效。汉语国际传播中“三教”问题说明,仅依赖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主导的汉语国际推广模式,不能满足汉语国际教育个性化、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以汉语教师培训与派出为例,由于汉语师资培训和派出不允许民办教育机构的介入,孔子学院只能依赖部分高校培训汉语教师,使得教师培训和外派都成为带有政府色彩的资源垄断。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孔子学院供给教师的方式无法解决汉语教师的问题,以至形成汉语教师数量的巨大缺口,给汉语国际教育传播带来负面影响。

4. 汉语国际教育传播法律法规不健全

孔子学院作为我国重要的语言资源传播机构,其成功发展离不开制度建设。作为我国海外合作办学的新模式,孔子学院在过去二十年里之所以能够

成功走出国门,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在调整中不断前行,得益于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法规,如《孔子学院章程》《孔子学院总部与外方机构关于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协议》《孔子学院教师任职条件》《孔子学院中方资金管理办法》等,以保证学院的正常运转。随着中外合作办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更多的汉语国际教育机构需要走出国门。然而,面对新的需求和发展需要,除孔子学院外,其他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主要还是依据2003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教育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制度存在与发展情况不符、法律法规欠缺的情况,导致新的海外合作办学机构处境艰难,难以存活。

此外,面对当今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壁垒重重的大环境,许多国家对教育服务进口设置了重重障碍。由于我国在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和国内立法存在缺陷,使得孔子学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遭遇办学纠纷,在办学过程中产生各种争端与冲突。另一个造成海外办学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孔子学院作为以政府为主导的语言推广机构,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会因为政府的过分干预,而被认为带有政治色彩,增加他国对孔子学院的政治偏见,甚至出现排斥和抵制等问题^[20]。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对策

面对以上问题,研究如何建立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对策方针尤为重要。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传播必须遵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策方针,完善孔子学院的立法与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汉语国际教育方式创新,在政府主导下,注重发挥民办教育机构和企业在汉语国际教育传播中的作用。

1. 坚持“引进来”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对策

为了更好地推动汉语教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就必须坚持“请进来”的方针,加快出台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教师赴华留学政策,拓宽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渠道与模式,促进留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

首先,政府要继续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奖学金额度,并且在政策上更多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鼓励更多汉语专业留学生和本土汉语教师来中国深造,提高他们的汉语教学水平,以便他们在学成之后返回本土,对当地学生进行有针

对性的汉语培训。目前,中国政府设立的“丝绸之路”奖学金,是覆盖面最广、金额最多的奖学金。据教育部统计,2016年,共有来自183个国家的49022名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其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奖学金获得者占比为61%^[2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中,约38%的学生主修汉语专业,并已有43国366名来华攻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回到自己的国家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为汉语教育“走出去”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和发展空间^[17]。但面对文化背景和汉语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一带一路”沿线诸国,海外本土汉语教师数量远未饱和,对于来华学习汉语的需求将会在未来得以进一步释放。为此,我国需要完善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建设,提高汉语教师师资水平。同时,进一步扩大政府奖学金项目,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财政支持力度。应有序地将来华留学生的学费定价权下放给学校,把对留学生的资助从“暗补”变为“明补”,从而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

其次,各省市和高校应该充分发挥区域和自身教育优势,有针对性地与联系紧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海外合作办学,加强与海外院校的学术活动与文化交流,如云南、广西对接东盟,新疆对接中亚,这种模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东北地区可以同东北亚国家展开教育合作,内蒙古自治区可以和蒙古国展开交流合作。东部地区则可以利用自身经济发达、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广泛进行海外招生宣传,加大对来华汉语人才的吸引力度。如北京市率先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以吸引沿线国家全日制学历留学生及汉语进修生。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通过开办短期汉语培训班、举办汉语招生宣传活动等方式,与泰国、越南、俄罗斯等国的留学生展开学术交流。

再次,各高校要做好来华留学人员的服务工作,加强高校官网建设的力度,为留学生提供清晰、丰富的信息渠道,并且促进留学生融入中国文化。相比英美澳等英语国家,中国在吸引留学生方面具有先天的劣势。虽然近几年来,中国高校在“一带一路”地区举办了多种交流活动,但对于许多国际学生而言,了解中国学校的途径还是相当有限,主要依靠高校的官网。然而,还有部分高校的英文网站建设不到位,缺少学校概况、院系设置、招生简章、合作交流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国际学生在申请学校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各高校要加大对中英网站的建设力度,加强常态化信息的发布与管理,以便海外申

请者更好地了解中国高校。另外,在住宿方面,大多数高校的留学生都集中在留学生公寓,与中国学生的接触机会甚少,这样不利于留学生充分运用汉语,融入中国文化。高校应尝试改变留学生的住宿方式,鼓励他们参与中国学生社团,与中国学生多交流,推进跨文化融合工作。

2. 坚持“走出去”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方针

作为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依托基地,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中起到桥梁的作用。可以说,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贡献和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凸显。因此,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汉语言文化,必须坚持“走出去”的方针。

一是要从国家层面的高度,优化孔子学院等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提出“促进沿线国家语言互通,联合培养,相互培养高层次语言人才。支持更多社会力量助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建设,加强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学志愿者队伍建设,全力满足沿线国家汉语学习需求”^[22]。在孔子学院的整体布局上,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海外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如英国文化协会、法院联盟、塞万提斯学院、歌德学院的建设经验和成果,遵循语言文化的传播规律,重点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形成以“一带一路”经贸与产业合作为核心的分布格局。这样既可以满足当地人民学习汉语的需求,促进汉语言文化“走出去”,又可以实现“民心相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二是要让更多的汉语教师和志愿者“走出去”,去当地学习了解语言文化,培养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人才,填补巨大的师资空缺。我国应加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竞争力,加大对高校汉语教师和学生出国进修的资助力度,让更多的汉语专业人才“走出去”,了解异国的风土人情,在理论上增强专业的实践性。此外,在“一带一路”的机遇面前,汉语国际教师的培养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与发展的现实相结合,注重培养既懂语言、又懂专业的复合型高端人才^[23]。在汉语教材的编写上,应该遵循汉语教材的多元化原则,发挥通用型教材应用价值广泛的优势。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宗教、生活习惯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编写国别型汉语教材,积极开设各类语言文化辅修课程,因地制宜地建立汉语教学体系。

三是要让更多企业“走出去”,把汉语国际推广

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生产力和重要抓手。参与“一带一路”经贸与产业合作的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利用和整合语言资源。如在所在国为当地员工开办汉语培训班,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同时也为中国员工开办所在国语言培训班,通过加强企业语言能力建设,使员工可以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交流。企业语言能力的建设,不仅能够帮助中外企业员工熟悉彼此的文化语言,拉近彼此距离,消除心理隔阂,真正实现民心相通,更能提高企业工作效率,加速“一带一路”建设,在当地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3. 完善孔子学院的立法与制度建设

要尽快完善孔子学院的立法与制度建设,以保障海外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孔子学院的立法要具有前瞻性,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下,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日益活跃。我国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教育服务贸易法》,指导和规范教育服务贸易事项;加快构建完善的教育国际化的法律体系,为孔子学院海外办学提供立法依据,这是解决孔子学院在海外办学纠纷的根本途径。其次,要考虑孔子学院办学历史较短、办学经验不足的情况,完善办学制度,努力探索和发现更完善的孔子学院评估与淘汰机制。对办学质量不合格的海外孔子学院进行停办整改或更换承办单位,如仍得不到改善,应由孔子学院总部核定后予以关闭,以免不合格的孔子学院占用过多的经费和资源。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在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纠纷和负面影响,保障海外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要借鉴孔子学院制度建设成功经验,把孔子学院立法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立法的前期工作,不断探索出更上位的法律法规,解决现有中外合作办学法律法规与现实发展情况不符以及自相矛盾的问题,使新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有法可依。

4. 积极推进汉语国际教育方式创新

除建立“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方针外,在“互联网+”时代,以数字媒介为核心,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的汉语教学风生水起,成为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的新兴模式之一,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紧密配合“一带一路”建设,把沿线支点国家作为中外人文交流的优先对象,做好中外留学、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学历互认等工作。鼓励大中小学强化“互联网+语言教学+人文交流”,重点支持汉语、中医药、民俗、武术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24]。

针对“一带一路”周边国家汉语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汉语学习者学习时间不同步、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网络孔子学院要通过“互联网+”的教学手段,运用全媒体教学设施,均衡汉语教学资源,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程度汉语学习者的需要,实现个性化教学,成为优秀的汉语教学综合网站之一。到2015年,网络孔子学院用户已达到200多国800万人,其中注册学员50万人^[25]。随着网络教育资源的日益丰富,以微视频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核心技术的慕课(MOOC)教学模式,在孔子学院也得以广泛运用。慕课微视频教学能够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现阶段汉语水平,并根据他们的学习习惯和文化差异提供个性化教育,创设逼真的语言环境,提升学习者的汉语学习质量^[26]。伴随着网络教育资源和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届时会有海量的海外汉语学习者通过互联网模式进行汉语学习。

相比传统教学模式,依托互联网的汉语教学模式体现了多元化学习的特征。在网络平台上,学生可以自由调配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知识的传授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更容易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因此,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应该意识到信息化发展与汉语教育结合的增值效应。各省市、大中小学都应积极推广“互联网+”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利用移动终端和移动网络展开汉语教学,利用云平台进行教学资源的共享与管理,彰显新兴教育手段在汉语言文化传播和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同时,应建立在线汉语教师标准和教学评估标准,开展更多汉语教学应用的研究,包括网络汉语学习者和学习行为的研究、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面向碎片化学习的汉语微技能研究等,从而提高汉语教学效率和中华文化传播效果,扩大汉语的国际知名度。

5. 注重发挥民办教育机构和企业的作用

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与推广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与支持。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有效地发展和壮大语言文化传播机构,都要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国的汉语文化推广和孔子学院建设能在短短几十年中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得益于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作为以语言和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跨国教育机构,在运行过程中应该由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共同参与,创造共赢局面。然而,如何平衡“政府驱动”与“市场运作”,是当前我国语言文化教育机构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因此,我们在承认政府在汉语国际教育推广中的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应尽快改变汉语国际教育的资源配置方式,鼓励国有、民营企业参与到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中,

消除官方背景下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在海外遭到的文化保护主义抵触。

首先,国家要完善制度建设,明确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在国际汉语教育与传播中的职能。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27]根据《意见》,政府在制定科学的文化传播机构管理机制的同时,也应重视市场规律,为民办教育机构在海外建设汉语教学基地提供外交支持和宣传。允许民办教育机构和企业进入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提供产品与服务,将民间对外汉语教学机构纳入国际汉语推广体系,并由政府统一进行监督管理。

其次,政府有必要设立专项基金,激励符合要求的民办教育机构开展对外汉语师资培训和对外汉语网络教学建设,以降低海外对文化输出的抵触情绪,保证汉语国际教育的全面发展。同时,参与汉语国际教育的企业也应洞察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市场在留学生汉语教育、汉语培训考试和师资培训等核心产业领域的巨大商机。通过前期市场调查、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平台,掌握一定的市场信息,选择最佳的投资领域。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6: 266-268.
- [2] 李盛兵, 吴坚. 汉语高效率国际推广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74-75.
- [3] 孔子学院总部. 第十二届孔子学院大会圆满落幕[EB/OL]. [2018-03-15]. http://www.hanban.edu.cn/article/2017-12/13/content_711520.htm.
- [4]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国务院侨办对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346号提案的答复[EB/OL]. [2018-04-09]. <http://www.gqb.gov.cn/news/2017/0725/43069.shtml>.
- [5]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基金会简介[EB/OL]. [2018-03-15]. <http://www.clef.org.cn/jjhjs/index1.shtml>.
- [6]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在京举行[EB/OL]. [2018-04-11]. <http://www.clef.org.cn/news/2018/0207/5/2059.shtml>.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文化部主要职责[EB/OL]. [2018-03-15]. http://www.mcprc.gov.cn/gywhb/zyzz/201705/t20170502_493564.htm.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部关于“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EB/OL]. [2018-04-09]. http://www.clt.gov.cn/ztzl/201705/t20170502_493564.htm.

- zwgk.mcprc.gov.cn/auto255/201702/t20170223_491392.html.
- [9] 新华网. 2016 滇泰教育合作交流活动在昆举行 [EB/OL]. [2018-03-12]. http://www.yn.xinhuanet.com/2016ynnnews/20160711/3269553_c.html.
- [10] 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十三五”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 [R/OL]. [2018-03-14]. http://www.fujian.gov.cn/zc/zxwj/szfbgtwj/201605/t20160513_1169485.htm.
- [11] 宁继鸣. 孔子学院研究发展报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9.
- [12] 王耀辉, 苗 绿.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1-42.
- [13] 孔子学院总部. 孔子学院 10 年发展回顾 [EB/OL]. [2018-03-07].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09/15/content_33514532.htm.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孔子学院发展规划 (2012—2020 年) [R/OL]. [2018-03-0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302/t20130228_148061.html.
- [15] 孔子学院总部. 关于孔子学院 [EB/OL]. [2018-03-07].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 [16] 国际汉语教师协会. 对外汉语教师缺口大, 教师现状冰火两重天 [EB/OL]. [2018-04-09]. <http://www.itact.com.cn/hyxx/2016/0117/5843.html>.
- [17] 许 琳. 2015 年孔子学院总部工作汇报 [J]. 孔子学院, 2016(1): 10-17.
- [18] 李 泉, 宫 雪. 通用型、区域型、语别型、国别型——谈国际汉语教材的多元化 [J]. 汉语学习, 2015(1): 76-84.
- [19] 王建勤. 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251-254.
- [20] 王海兰, 宁继鸣. 适度干预: 孔子学院发展中的政府行为选择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 54-61.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数据增幅明显 [EB/OL]. [2017-10-26]. http://www.moe.edu.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7n/xwfb_170301/170301_mtbd/201703/t20170302_297943.html.
-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 [R/OL]. [2018-03-08]. http://www.moe.edu.cn/srcsite/A20/s7068/201608/t20160811_274679.html.
- [23] 王添森. 国际汉语教师专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 [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2): 229-231.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维护世界和平的牢固纽带 [EB/OL]. [2018-03-0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1712/t20171222_322185.html.
- [25] 郑艳群. 新时期信息技术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新思路 [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5(2): 26-33.
- [26] 雷 莉. 数据挖掘技术在孔子学院慕课微视频教学中的应用与意义 [J]. 宜宾学院学报, 2015(3): 106-112.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R/OL]. [2018-03-15].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608/20160800001526.shtml>.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atus quo,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AN Yalun¹, DUAN Shifei²

(1.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China;

2.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 new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endows it a new miss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proposes constructive strategies for its better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 It's believ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should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policy of “inviting in” and “going out”,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 actively explore new modes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value the rol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Confucius Institutes; studying at home and abroad